

蓮花的名字，名字의蓮花(上)

看進「南區文學徑」風光之二

■ 文：劉偉成

「蔡元培有許多名字，都有着蓮花的氣質；從他的名字說起，也可以勾出許多故事，實實在在給蓮花加添許許多多的含蘊。不是嗎？你可以叫它作『長庚蓮』，或者『啟明蓮』。」





和玫瑰一樣，蓮花在中國文學中也有着豐富的內蘊，歷來頌讚者甚多，其中當然以周敦頤〈愛蓮說〉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一句最為膾炙人口，連小朋友也懂得搖頭吟誦。句子一熟，自然是循「廣泛而浮泛」的模式演進，有多少人會真正思量其中的處世原則，並予以秉持？即使身邊不乏實踐者的事迹，大概也沒有多少人留心在意，騰空去追摹古風。怪不得，朱熹在讀〈愛蓮說〉後寫的〈愛蓮詩〉裏歎道：「聞道移根玉井旁，開花十丈是尋常。月明露冷無人見，獨為先生引興長。」南區文學徑上的其中三個景點，分別承載着三位作家「名字」的故事，每一個名字彷彿都是「香遠益清」的蓮花，溫婉地挺着傲骨，盪漾着古韻。

《玫瑰的名字》是意大利哲學家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的第一本小說，甫出版即成經典，是部記述修道院連環殺人案的非一般偵探小說。說是「非一般」，除了由於它有着引人入勝的懸疑情節外，更重要的是作者能在鋪寫偵查的過程中，埋下深刻的寓意，借古諷今，引人思考知識的功用究竟是揭示還是掩藏真相，知識分子擁有權力後又該如何保持理性，竭力伸張正義，抗拒利欲薰心。作者在結局更點明題旨：「昔日的玫瑰只存在於它的名字之中。」玫瑰，在西方文學和歷史中均含意豐富，多用以象徵高貴的本心，作者似乎是藉此慨歎人心不古；高尚的情操在現今世代，似乎都淪為華麗的虛名，甚至成了遭人指點的笑柄。

平民的蓮花 蔡元培

白居易較周敦頤更早以蓮花為高潔的象徵，他在〈京兆府新栽蓮〉一詩中，慨歎原來好端端的「東溪蓮」，在官門內卻變得憔悴不已：

污溝貯濁水，水上葉田田。我來一長歎，知是東溪蓮。
下有青污泥，馨香無復全。上有紅塵撲，顏色不得鮮。
物性猶如此，人事亦宜然。託根非其所，不如遭棄捐。
昔在溪中日，花葉媚清漣。今來不得地，憔悴府門前。

南區文學徑第三個「景點」（說先輩之墳是「景點」，似有不敬，我堅持沿用，是因為我視之為「景仰之點」）便是位於南區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的「蔡元培墓」。墓碑上刻着「蔡子民先生之墓」，子民是蔡自擬的名字（有說這是他的字，也有說是號），典出《詩經·大雅·雲漢》：「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意謂「周地遺民，倖存者寡」，蔡元培大概是慨歎國難殃民，幾千年來災難還是周而復始地出現，





暗示國家只有改革始能拯救百姓於水深火熱之中；另外，也可能是他以名自況自勉，時刻警戒自己不外乎是名逃難的黎民，做到感同身受，真正為人民設想，始能達到有教無類的教育理想。現在的墓碑由「北京大學同學會」於1978年重立，碑上銘文刻錄了蔡元培的生平，其中有「先生為教育總長，釐訂教育方針、學校系統與課程綱領，為全國教育奠一新基，後以袁世凱專政乃憤而辭職」一段軼事，從中可見，蔡先生像白居易筆下的「東溪蓮」，身處官門，卻絕不苟同專政貪腐的薰風。他為官是為了開展教育事業，啟導民智，所以常強調要興辦「平民大學」。他曾在〈黑暗與光明的消長〉的演說中強調：

我們為甚麼開這個演說大會？因為大學教員的責任並不是專教幾個學生，更要設法給人人都受一點大學教育。在外國叫作平民大學。這一回的演說大會就是我國平民大學的起點……諸君不記得波斯拜火教嗎？他用黑暗來比一切有害人類

的事，用光明來比一切有益於人類的事。所以說世界上有黑暗的神與光明的神相鬥，光明必佔勝利。這真是世界進化的狀態……現在世界大戰的結束，協約國佔了勝利，定要把國際間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義都消滅了，另用光明主義來代他。

第一是黑暗的強權論消滅，光明的互助論發展。

第二是陰謀派消滅，正義派發展。

第三是武斷（獨裁）主義消滅，平民主義發展。

第四是種族偏見消滅，大同主義發展。

上面一段演說，不看出處，甚麼「光明一定戰勝黑暗」、「陰謀主義消滅」，還真的會以為是小時候看的超人片集中，超人在變身後「自道家門」的說詞。胡適常給朋友稱為「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但他在〈紀念「五四」〉中也笑言蔡在這演說裏所突顯的樂觀和天真是「完全失敗了」，與此同時，胡適卻強調「他的樂觀是有熱力的、能感動人的」，是仗着當時形勢而來的，是「全世界渴望光明的人們同心一致的樂觀，那『普天同慶』的樂觀是有感動人的熱力與傳染性的」。這種樂觀是當時政治混亂、物質匱乏、人心空虛的中國裏「忽然呈現的生氣的根苗」。這種天真的樂觀，就像是蓮花脫俗的清純氣質，甫出現便可以掩蓋腳下淤泥的惡形惡臭，胡適更指這是一股激發「五四」運動的重要推動力。

蔡元培這種二元對立的價值觀，也許真的有助青年人在當時「三重秩序解體」（林毓生語）——政治局勢、社會秩序、道德倫理均崩潰的時局中，通過聆聽自己最內在的良知號召，清晰地找着鮮明的人生目標，並恪守最基本的人道信念，義無反顧地去建設社會；也是他雖然身在官府，但仍堅持自己是「平民」的理由。倘若沉醉於權勢，便會不知道泥之污在何處，自然會失去胡適所指的很能感染年青人的氣質。



歷來看蔡元培的生平，大多只記述他著有《中國倫理學史》、《中國人的修養》等「王道」著作，誠然這是「蓮花」般君子氣質的反映，對當時的亂世起着正面的啟導作用；卻鮮有突出蔡

的「偏鋒憤世」的思想——教人如何去抵抗俗世的污染。蔡先生曾翻譯井上圓了的《妖怪學講義》，根據編者的〈總論序〉所署日期，這項翻譯工作該是在乙巳年（1905年）前後進行，在蔡先生的墓碑上刻有：「乙巳年加入同盟會」。當然不能說兩者必然有所關連，但無獨有偶，當讀《妖》書中兩段文字，便不禁令人聯想翩跹：

（第二十節）與政治之關係：曩解妖怪學為解說迷誤之學，而今所論宗教教育上之迷誤，不過生於

一箇人之上，謂之箇人的迷誤。對之有社會國家上之迷誤，謂之社會的迷誤。於此不得不分箇人的妖怪、社會的妖怪之二種。今考社會的妖怪於政治上，迷見謬論者，即一種之妖怪也。例如誤解權利、自由、平等之意義，而有社會黨、共產黨、虛無黨之一種迷誤，即妖怪也明矣。然則妖怪學之考究，亦得排除政治上之謬理，而本講中要，惟說箇人的妖怪之意而已。

（第六十五節）更欲明觀念與意識之關係，可比喻於社會之組織而知之。夫內界有箇箇之觀念，如社會有箇箇之人民，其人民結合而組織政府，可比之觀念結合而開立意識之範圍。意識中有智情意之別，如政府中有內閣諸省之別。有意識之觀念與意識外之觀念，如有奉職於政府之人民，與退居於民間之人民。而由觀念結合以組織之政府，非君主政體而共和政體也。

換句話說，社會上之妖怪都源於個人之妖怪集合作祟；要阻遏個人之妖怪，只有端正觀念，這樣即使有「妖怪之念」侵入意識，也可以不受影響。這樣大概便能體會何解像

蔡先生這樣堂堂大教育家，會提出像「邪不勝正」的天真說詞，而且還像胡適所說，這些主張在當時是發揮了相當的感召作用。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蔡時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輾轉流徙至香港養病，1940年3月病逝，據報道，舉殯當日，執紼送別行列有五千人



之多，可說生死榮哀，香江有幸埋忠骨。歷來亦多墓前憑弔的作品，如余光中的〈蔡元培墓前〉，也斯的〈蔡子民先生墓前〉，這些都是好作品，但若選總結其一生的作品，我會選馮至的〈蔡元培〉：

你的姓名常常排列在
許多的名姓裏邊，並沒有
甚麼兩樣，但是你卻永久
暗自保持住自己的光彩；

我們只在黎明和黃昏
認識了你是長庚，是啟明，
到夜半你和一般的星星
也沒有多少區分：多少青年人

從你寧靜的啟示裏得到
正當的死生。如今你死了，
我們深深感到，你已不能

參加人類的將來的工作——
如果這個世界能夠復活，
歪扭的事能夠重新調整。

這首詩以他的姓名為題，如星宿般閃着光芒。他給自己改過許多的名字，就像金星也有「長庚星」和「啟明星」這兩個別名，前者因比太陽落得晚，故曰長庚，後者因比太陽起得早，而稱啟明——光芒雖然微弱，但還是堅持抵抗黑夜。蔡元培有許多名字，都散發着蓮花般的氣質；從他的名字說起，也可以勾出許多故事，實實在在給蓮花加添許許多多的含蘊。不是嗎？你可以叫它「長庚蓮」，或者「啟明蓮」。



林泉間的蓮花 戴望舒

林泉居，單看名字便知道這是個清幽脫俗的住處，這裏曾是有「雨巷詩人」之譽的戴望舒的故居，葉靈鳳曾這樣形容林泉居附近的景致：「詩人這裏所懷念的舊居，就是他在香港所住的薄扶林道被稱為『木屋』的那座房屋的二樓：背山面海，四周被樹木環繞，從路邊到他的家裏，要經過一座橫跨小溪的石橋，再走很多的石級才可以到。所以地方十分幽靜，真是理想的詩人之家。」而黎明起在〈回憶望舒〉中則憶述：「那時候他的生活環境大抵頗優，居住的地方很不錯，在薄扶林道半山上的一間別墅式的洋房裏，前臨大海，後靠崇山，坐在書房裏可以聽到那終年『丁東』作響的山澗的歌唱。在冬天，他常獨自走到山間的疏林裏拾一些枯枝，然後堆放在大廳上的壁爐裏燒起熊熊的火光來。」從戴望舒〈山居雜綴〉，我們還知道屋子附近的路旁有許多行道樹，戴在文章中惋惜這些樹被伐，其中一棵跟當時作者同齡的合歡樹，還留有 42 圈年輪的根柢。詩人大抵曾撫着這些年輪來哀其早夭。此文發表於 1945 年，想不到五年後，詩人也因哮喘病而辭世。艾青為《戴望舒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 年）作序時，也說自己常惋歎詩人早夭。





合歡樹，一向用以象徵愛情，不知道詩人在觸撫樹幹的斷面時，是否在哀愛情之逝去？早前有齣話劇《走不出的雨巷》，便是關於戴望舒跟三個女子的愛情故事。話劇最特別的地方，在於角色的設定：以三位不同的演員來演繹三個時期的戴望舒，卻以同一個演員來分演詩人三位女伴。話劇似乎在暗示，戴望舒在無意識下有過三次重大的性情轉變，但無論如何轉變，他都是在找尋同一個愛情原型，在重複同一種愛情格式。戴望舒一直尋找自己在〈雨巷〉中所描寫的情影——丁香一樣飄逸的姑娘：「像夢中飄過／一枝丁香地，／我身旁飄過這女郎；／她靜默地遠了，遠了，／到了頹圯的籬牆／走盡這雨巷。」詩人愛戀着那份飄逸的虛渺，或者應該說，是愛追尋飄逸的虛渺。所以讀戴望舒的詩，你會發覺他常表現「追尋歸屬」的意緒，例如：「這心，它，已不屬於我的，／而有人已把它拋棄了」（〈對於天的懷鄉病〉）；「哦，不要請求我的心了！／它是我的，是只屬於我的」（〈林下的小語〉）；「我走遍了囂嚷的酒場，／我不想回去，好像在尋找甚麼」（〈單戀者〉）如果找不着，詩人甚至會試圖扭曲或模塑身邊的人去符合原型；一旦找着了，卻又會因失去了飄逸的浪漫而失去激情，最終弄至三次相戀均是傷痛慘澹收場，這大概就是話劇名為《走不出的雨巷》的原因。

姑勿論感情世界裏誰是誰非，從詩人不同作品中，讀者不難感受到詩人對山居歲月濃重的懷念，好像在〈過舊居〉中，我們便可以看到那是詩人心目中難得安穩的日子：

這帶露台，這扇窗，
後面有幸福的窺望，
還有幾架書，兩張牀，
一瓶花……這已是天堂。

我沒有忘記：這是家，
妻如玉，女兒如花，
清晨的呼喚和燈下的閑話，
想一想，會叫人發傻；

單聽他們親暱地叫，
就夠人整天地驕傲，
出門時挺起胸膛，伸直腰，
工作時也抬頭微笑。



詩人不斷從這些跟妻子穆麗娟及女兒的美好回憶中攝取能量去抵禦之後的災難歲月。詩人甚至以「林泉居」為名發表作品。詩人彷彿想將房舍清雅的氛圍帶進自己的詩中，就像草廬之於杜甫，醉翁亭之於歐陽修一樣。讀到詩中「挺起胸膛，伸直腰」的句子，我便想起〈愛蓮說〉所說的「中通外直」的特性，彷彿看見一朵在林泉間長出的清濯之蓮。



（下期待續：許地山墓、淺水灣酒店原址）